

西藏记事

任华芳



目 录

可憐的“黑骨头”	(1)
并不自由的“白骨头”	(5)
所謂“佛爷的惩罚”	(9)
旧藏軍	(14)
烏拉及其它	(17)
跟着共产党走	(21)
彩丹珠瑪	(25)
毛主席的門巴	(28)
岡底斯山一老汉	(31)
建設西藏	(34)

有病住在医院里，按說應該平心靜气地休养，可是最近西藏一小撮民族敗类發起了武裝叛乱，完全把我們这群病友激怒了。我們白天談西藏，晚上談西藏，吃着飯也談西藏，直到护士走來制止了我們，才稍微好些。有时我們談得怒不可遏，咬牙切齿，把拳头擂在床头上，咚咚作响。我們深深同情着西藏一百多万受苦受难的同胞，也深深仇恨着那一小撮最腐朽最反动的西藏上層反动分子。

可憐的“黑骨头”

一天，一个病友在讀人民日报社論，当他讀到藏族人民还过着最黑暗最悲惨最落后的生活时，扭过头來問我：“西藏已經解放七八年了，为什么还說它黑暗？”

我是1956年由西藏調回河南來工作的。三年前我在西藏工作时，那里除了解放軍搞的一些生产建設外，几乎沒有任何改革。現在，我想：除了解放軍搞的生产建設会更多以外，別的恐怕不会有什么进步。所以，我就根据我的所見所聞，回答了这个病友的問題。

1954年5月，麻塘西卡正在春耕，播青稞。我們几个同志經過那里，就蹲在地边上參觀。只見有五六十个男人和女人，在一塊地里忙忙乱乱，有的驅着牦牛犁地，有的撒播种籽，有的拉着轎在平地。通訊員小徐打趣說：“哈，他們搞的‘大生

产’哩！”文書也笑着說：“不錯，‘还是流水作業法’！”这一說，我們几个人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我們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他們的劳动。我扶起“二牛抬杠”的木犁，吆喝一声，牦牛向前跑去，蹣我一身泥土，大家笑得更响。

从那边过来一付轎，两个人拉着，通訊員飞跑过去，想帮助他們拉一拉。当他快跑到跟前时，听到“噓儿”一声，把他吓了一跳，他怔住了，仔細一瞧，轎上站着一个人，那人举起皮鞭正在抽打前面拉轎人的背，那拉轎的咬紧牙关，脸上豆大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滴，他們偻偻着身子，蹣跚地走着。“噓儿”！又是一鞭，右边那个黑臉膛的男人身子一側，倒下去了。站在轎上的人一个箭步跳下来，大声吼着，無情的皮鞭“通通”地踢在黑臉汉的背上、屁股上、腿上，另一个拉轎的“白毛人”俯下身子，把他拉起来。站在轎上的人又咆哮了一陣，狠狠地抽了他兩皮鞭，然后赶着他們向前走了。黑臉汉和“白毛人”脚下的鐮鏑还鏗鏘作响。

通訊員含着滿眶眼泪跑回来，坐在地边抽抽噎噎地哭着，我們很惊讶，以为他身体不舒服了。剛才大家欢天喜地的那股情緒，被一瓢凉水潑了下来。

通訊員把剛才见到的情景講了一遍，翻譯馬上接过去說：“誰叫你接近他們？那是人家不許可的！”

我們問“为什么？”翻譯說：“等会儿再說吧！”

忽然，鹿角响了兩声，这是他們开飯的号令，五六十人盤腿坐在地边，圍成一个大圓圈，各人手中端着一个巴掌大的木碗，圈內有一条生羊腿和兩小桶什么湯。剛才那个揮皮鞭的家伙，用刀把生羊肉一塊一塊地割开，另有兩個人提着木桶，往各人木碗里舀湯。風吹过来，一股酸臭味扑人鼻子，不用問，

这是兩桶生水里加了些青稞面和酸牛奶。各人端着这一碗酸牛奶，眼巴巴地望着那块三指大的生羊肉，当羊肉落到手中时，大家就不要命地啃呀！撕呀！

我們一陣心酸，不忍再看下去。

走上归途时，我忽然想起“为什么不能接近那兩個拉糖人”的事，便問翻譯。

翻譯說：“你們沒見那几十个人都是黑骨头（注1）嗎？他們是給宗本（注2）干活，那兩個拉糖的，一个黑大鬍子，一个身上長着白毛，他們說不定那天就会腦袋落地哩！”

听他这一說，我們都吓了一跳，忙問“为什么？他們究竟犯了什么罪？”

翻譯說：“他們什么罪也沒有犯，只是命該如此！唉！老天爷为啥給他們長了一身白毛和一臉大鬍子呢？哼！有啥办法！”

这一說，我們更莫明其妙了。

翻譯接着說：“是这样，我們这里有个老規矩，从前有一个官，他喜欢杀人。有一年，他把青稞种籽蒸熟了給大家种，結果都沒有出苗。于是那个鬼官就發命令：必須用人头‘祭谷种’，谷子才会發芽。第二年，各个部落、各个西卡（注3）都在播种以前用人头‘祭谷’，青稞果然長起来了。以后又傳說：落腮鬍子象征着茂密茁壯的谷苗，所以大鬍子人的腦袋就成了最好的‘祭品’。从那以后，每年用人头祭谷就成了老規矩。”

注：（1）黑骨头——奴隶。

白骨头——自由民（其实也是农奴，較自由而已）。

（2）宗本——县官。

（3）西卡——村。

“那么，‘全身白毛’呢？”我忍不住又問。

“全身白嘛，是在祭谷以后發展起来的祭禮。官老爺說：大鬍子可以祭谷，全身白当然可以‘祭羊’了。每次当羊瘟流行的时候，本家就割下一个白人头来‘祭羊’！”

“唉呀，他媽的！簡直無法無天啦。”通訊員大罵起来。

“那就是他們的‘法’，他們的‘天’嘛！”文書也气憤地說。

“呃！”我問：“解放几年了，我們的工作人員还能听住他們乱杀人嗎？”

“哼！”翻譯显出十分愁苦的樣子：“工作人員当然制止他們杀人，1952年就叫他們用羊头代替人头‘祭谷’和‘祭羊’了，但他們口里答应，暗地里却还杀人。比如去年还是用的人头祭谷，那个拉轎的黑臉汉他爹，就是去年被杀死祭了谷的。咳！这孩子也算投錯了胎，老子是大鬍子，儿子也是个大鬍子。那小子今年才二十多岁，去年杀了他爹后，他就趁黑夜逃跑了。唉！沒过三天，又被抓回来了。要在往常，凡是逃跑抓回来的，都要立即当众剥成肉醬，可是这次沒有，因为只剩下他这一个大鬍子了，留下来以后还有用呢，于是就給戴上了鐐铐。今年工作人員一方面加强監視，一方面又給宗本下了保証。你看，播种了，还没有杀！”

“給他什么保証呀？他媽的！”通訊員越發火了。

“嗜！保証他青稞能長出苗来唄！”

大家边說边走，不一会儿走到了宿营地。晚上，我們总觉得心头有个大疙瘩，一点飯也吃不进去。

并不自由的“白骨头”

西藏还有一种人，叫做“白骨头”，即“自由民”的意思。他们看起来好象自由些，所以“黑骨头”（农奴）总是向他们投以敬佩、羡慕的眼光。

他们真的自由吗？下边有一个例子。

1955年6月，我们部队在羊巴建加修青藏公路的时候，一位藏族小老头和他的妻子每天中午轮流带着自己的女儿来讨饭，当然我们每天也不例外地给了他们一些吃的。有一天，他们三人都来了，小老头手里拉着胡琴，三个人在我们帐篷外一面跳一面唱。我仔细一看，他那个胡琴原是在我们帐篷外面拾去的废罐头筒做的，做得那么精巧；他们的舞姿那么优美，歌声那么嘹亮，还会用不很清晰的汉语唱“东方红”和“藏胞歌唱解放军”。尤其那个小老头感情非常丰富，当他唱到“白天了解放军好象见太阳”时，还落下了眼泪。

这些不平凡的表现，大大地感动了我。于是我和老头攀谈起来，通过藏汉夹杂的语言、表情和手势，使我了解到这个老人有着一串悲惨的经历。

他名叫土丹才旺，四十五岁了，妻子叫慈仁尼玛，女儿叫白玛。原来住在西康昌都附近。1953年因地震灾害，他家房屋倒塌了，唯一的一个男孩子被压死了。两口子正在伤心的时候，工作队的慰问小组来到他们那里，给他们带来了中央发给的救济金，还有驻藏解放军捐赠的衣服、粮食和现金（白洋），夫妻俩才转悲为喜，嘴里不断地叨念着：“共产党，毛主席，



阿父！阿父！”（注1）

当他们正商量着盖房子的时候，土司（注2）的几个狗腿子收债来了，狗腿子们左算右算，最后说：“土丹才旺，把你这点粮食和白洋全部给头人（注3）送去，还欠两千一百克（注4）粮食。

土丹才旺心中象刀子扎一样。天哪！这笔债何年何月才还得清呀！曾祖父借人

家两克粮食，以后年年还本付息，经过祖孙四五代了，不但没还清，还雪里打滚，越滚越大，但无论如何，这点救济粮款是不能给土司的，因为眼下连蔽风雨的地方也没有哇！于是夫妻俩便向狗腿子求情，狗腿子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五抢六拖，把粮食、财物掠夺一空。

当天晚上，又一个狗腿子来了，给土丹才旺一个口头通知：“限明日早晨把女儿白玛送到土司家去，土司说可以抵五百克粮食的债，如果不送去，土司说得清楚：你帮共产党做了些‘坏事’，是一个叛徒，小心你的脑袋！……”

土丹才旺两口子，象挨了当头一棒，几乎昏倒在地。

注：（1）阿父——最高的尊称。

（2）土司——一个较大区域的头目，政教一切都管。

（3）头人——区域的头目。

（4）克——一克合二十五市斤。

在这个虎狼窝里，当个“白骨”还活不下去，能把女儿送去当一辈子“黑骨”吗？不能，决不能！慈仁尼瑪想起自己生过十个孩子，被贫病灾荒夺去了九个，四十多岁了，难道连这么一个女儿也守不住吗？于是她眼泪唰唰地流下来。

夜里，两口子商量一下，土丹才旺背上火枪，别上长剑，带上“誥烏”（注），慈仁尼瑪背上仅有的一点糌粑、酥油、羊肉，挽着十二岁的女儿白玛，在三头毛茸茸的大狗的卫护下，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逃到山沟里去了。

为了躲避土司的追捕，他们径向原始森林里鑽去。

森林里的日日夜夜，不是三言五语可以说尽的，既害怕迷失方向，又要防避野兽的侵袭。但也有个好处，林中的野生动物、山蘑菇、白木耳等却解决了生活问题。也说不上过了多少天，他们终于穿过森林了，一打听，知道已进入西藏境域。唔！不能停留，再走，离老家越远越好，那怕走到天涯海角，总要找到一个活命的地方。

1954年春天，他们终于在腾格里海东南的羊巴建地方找到一个宽敞的岩洞，经与当地头人要求，结果以每年帮头人劳动一百二十天的代价，定居下来。

.....

有一天，我和战士小李翻过山岭去打柴，看见土丹才旺一家子正在耕地，慈仁尼瑪在后面撑着犁，土丹才旺在前边拉着耕绳，白玛也帮着拉。他们一见我们俩，就热情地打招呼。我俩走到地边，才发现他们是把木棍穿在牛角里，当作犁铧在耕

注：誥烏——即护身符，一种迷信品。

地。唉！二十世紀的今天，世間竟還存在着這樣原始的工具！

土丹才旺一定要我們到他家里坐一坐，推辭不得，只好去了。

他的家（岩洞）里空蕩蕩的，地上鋪着一些亂七八糟的干草。這使我頓時憶起几句藏族俗話：“一年四季大皮襖，白天穿夜晚蓋，冬天毛朝里，伏天毛朝外。”這確實是藏胞生活的真實寫照。

土丹才旺取來一碗野鴿蛋和兩個野鴨蛋，叫我們吃，我們各人敲破一只小鴿蛋，呼呼地吸吮着，心中感到一陣愉快。

洞牆邊有一個綫陀螺，小李好奇地拿起來看了又看，綫陀螺中心是一塊小石條，土丹才旺忙給我們解釋：“茲仁尼瑪就用這塊石條子作的紡錘捻了半年的牛毛綫，才制成一條褲子，還沒舍得穿，就被頭人的‘管家’拿去了。因為去年我們開了點地，收了兩克多青稞，頭人眼紅了，派管家來收租，那褲子被他發現後，就順手拿走了。要不是去年解放軍送給我們兩條褲子，我們現在就得光着身子！”

他這一說，使我聯想到廣大的藏胞，我自從翻過崑崙山以後，途經風火山、通天河、唐古拉山、安多買馬，穿過藏北草原，直到拉薩。在這兩三千里的路途中，所見到的藏胞，大約80%以上的婦女和兒童都沒有襯衣和褲子穿，他們光着腳牙子在雪地里嘎吱嘎吱地走着，尋找着牛糞，準備拿回家去做燃料。

小李又拿起一把錘叫我看，那是土丹才旺打柴用的工具，是把一塊拳頭大的花崗石綁在一根木把上做成的。

這些就是一家“白骨頭”的全部家業，喝人血的老爺們，怎麼這樣忍心啊！回隊後，我將這情況向上級彙報了。為了支援土丹才旺建家立業，我們送給他兩把舊鉄鉤，以後鉄工班又

用廢鋼釐打了兩把砍柴刀送給他。

从那以后，土丹才旺一家人見到解放軍战士时，总是豎起大姆指：“牙么，牙么！”（注）

但是我很担心：即使土丹才旺的生产搞好了，收获量增多了，而官老爷和地主老爷們不也一样会增加对他們的剝削嗎？

所謂“佛爺的懲罰”

（一）

在拉龙尕幕山附近，有一位姓周的工作同志告訴了我下边一个故事：

有一天，老周正坐在帳篷內开小組会，忽然一个小孩气喘吁吁地跑进来，兩眼痛苦地望着大家，最后他跪在老周面前，抱住他的腿，嚎啕大哭起来。老周仔細一瞧，这小孩原来是山后一家“白骨頭”嘎丹的小儿子巴嘎。他急忙用藏語問他家里出了什么事。

巴嘎边哭边說：“昨天晚上，土司丟了一只羊，管家硬說是阿爹偷的，我們全家都不承認，他們就把阿爹阿媽都捆去了。周組長，請你救救阿爹阿媽吧！”

大家一听，都气得了不得。老周知道，按照土司的“法規”：偷官家的东西，偷一还百，要是还不起，最輕的刑罰是宰手和挖眼，并且还要把“罪犯”的妻子淪为“黑骨頭”。但是他一看大家的情緒，知道去的人多了会七咀八舌地吵起来，

注：牙么——很好。

反而不妙，于是他命令道：“你們繼續开会，我去看看！”

他跑出帳篷躍身上馬，直奔土司家而來。

翻過一道小山梁，遠遠看見了土司家大門外有一大群人，幾個凶惡的家伙正把一個農奴往柳樹上綁。老周心里想：這混蛋又在玩老一套了！他狠狠抽了馬一鞭子，飛馳趕去。

土司從大門里走出來，用手向腰間掏他的“二十响”（手槍）。

“慢着！慢着！”老周大聲喊着：“我有話商量。”

土司看見共產黨的工作組長來了，知道又要增加麻煩。他想抓緊時間先開槍再說，但老周的馬已逼近大門，又怕射中了老周，事情就更麻煩。於是，他不得不把已經舉起的胳膊軟軟地收回來。

老周到了，問是怎么回事？



土司說：“嘎丹这家伙好大的狗胆，到我这里来，連地皮都沒有踩热，就敢偷我的羊，真要造反啦！要不好处治他，以后他还要上天哩！这家伙真頑固，到現刻还不認賬。”

“你都了解清楚了嗎？”老周問。

“我的几个管家今天审問他一大清早，但他死也不承認，連那个抱雞婆也有一股子頑固勁，你叫我怎么办？不給他們一碗辣子湯喝喝，他們就不知道厉害！”

“你有什么根据証明他偷了你的羊？”老周繼續問。

土司支吾地說：“是这么的，他沒来我这里以前，一年多就沒丟过一只羊，他剛来还不到一个月，我的羊就丟了一只。

說說，要不是他，还有誰呢？”

“我們再調查調查，如果不是他偷的，又怎么說呢？”

“这个！呃！我也不敢說一定是他偷的，所以我才請‘佛爷来裁判’！”

“佛爷怎么个‘裁判’法？”

“呃！呃！是这样！”土司十分發窘，“如果他沒有偷我的羊，那么‘佛爷’保佑他，他就可以平安地回家去；如果他偷了我的羊而不承認，哼哼！‘佛爷’就要‘懲罰’他，這顆彈就要要他的命！”

“嘿嘿！”老周鄙棄地一笑，仍然很冷靜地說：“这样，土司，先把嘎丹放了，我保証給你調查清楚这件事。”

“放了？”一群狗腿插嘴說：“不行！土司，他捉弄你！”

土司犹豫了一下，說道：“是呀！他要逃跑了怎么办？”

“他跑了我負責！”老周斬釘截鉄地說：“只要不是他偷的，我担保他不会跑！”

土司不得已，把嘎丹放了。

老周护送着嘎丹夫妻俩返回他們的牛毛帳房，然後才回家去。來到家里，他把全組同志動員起來，立即跨馬出發，帶着嘎丹和他的幾家鄰居，四處找羊。十多只獵犬也參加了這次追蹤。

為了不讓土司有任何借口，老周還把土司的大管家也請了來，一道參加巡查。

他們二三十人在山溝里鑽來鑽去，找了五六條溝，凡是可疑的地方都找到了，最後，在一個亂石岩洞邊找到一只殘缺不全的羊，團團的血迹已經凝成黑色，羊的胸腹部和腿部的肉，已經被狼吃光了，只留下一個頭和一付骨架。

老周以利劍般的眼光看着土司的大管家，說：“怎麼樣？還要‘佛爺裁判’嗎？”

大管家手足無措，張口結舌地說不出話來。

(二)

又一天，我在拉薩八角街買東西，忽然感到有什麼東西在扯我的褲筒，我吓了一跳，忙轉身去看，原來是一個黑漢子趴在地上，伸着手向我喊：“金珠馬米，姑奇！姑奇！”（注）

我一看他全身完好，腿也粗壯，於是便不耐煩地說：“光想姑奇姑奇，為啥不勞動勞動！”

一個四川籍的店主人代他回答說：“你叫他怎麼勞動，你沒看，他沒有腳筋了！”

“沒腳筋？！”我很詫異地問。

店主人接着說：“他從山南討口來到拉薩，走錯了路，鑽

注：金珠馬米——解放軍；姑奇——周濟的意思。

进藏王魯康娃的林卡(注)里去了。就那样，被管家吊起打了几顿，抽掉了脚筋。”

我的心感到一阵疼痛。随即把准备买手电筒的钱全部给了他；他在地面上磕了几个响头，感激地流着泪。

“瞎！”我长出了一口气，“这些家伙真是狼心狗肺呀！”

“这算什么！”店主人继续说：“你还没见过‘倒栽葱’哩！他们叫‘犯人’自己先挖一个大约两尺深的坑，然后剥光他全身的衣服，把他的双手缚在身后，头朝下，栽到坑里，用土埋到齐胸的地方。这时‘犯人’的两条腿在空中乱踢乱蹬，刽子手们在一旁拍手叫好，等到‘犯人’停止呼吸，两腿在空中形成‘丫’字时，官老爷才满意地笑着走开。”

“他妈的，比法西斯还野蛮！”我愤怒极了。

“别声张！”店主人向我摆摆手。

“那么，比方说，他们错杀了人怎么办？地方政府管不管？”

“管哪！‘法律’规定，杀错一个老百姓，就赔一根草绳子的钱。”说着，他又把嗓音压低，凑在我的耳边：“在这拉萨东面，有个宗本，他不知强奸了多少妇女，连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只要有几分姿色，都逃不出他的手掌。如果有那个姑娘抗拒，他就用刀砍下人家的胳膊，然后强奸。据说，他家里有二十多根笛子，都是用姑娘的胳膊骨做的！”说着，他用手捶自己的脑袋，显得非常苦恼。

唉呀！这是什么魔鬼的世界啊！可是统治者都把他们的罪恶行为说成是“佛爷的惩罚”。

注：林卡——林园或花园。

舊 藏 軍

旧藏軍是帝国主义豢养的一窝狼狗，是站在西藏人民面前的一群魔鬼。1950年，解放軍进军西藏时，旧藏軍企圖阻撓，被我一举歼灭了一大部分，这就是有名的昌都战役。

西藏和平解放后，旧藏軍尚余六个代本（注）約一千四百多人，后来逐渐扩大到了三千人。

帝国主义的狗

在拉薩上空，飄揚着一面英帝国主义的国旗，在那旗子下面，便是罗布林卡。

罗布林卡，这个被称为达賴喇嘛的夏宮的地方，本来是祖國的神聖領土，解放几年来，竟然还飄揚着帝国主义的国旗，这一小撮無恥的家伙，他們的后台老板是誰？难道还不明显嗎！

看看他們的模样吧：从司令到伙夫，上上下下都穿着英国式的服裝，当官的左手提根棍子；右手提把長刀，与法西斯的將軍和旧中国的軍閥没有什么兩样。当兵的肩上扛着一枝英国槍，那些槍大部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破銅爛鐵，沒有一支槍有佩帶的。

当他們走在路上的时候，那拱背駝腰的姿态，呆板生硬的步伐，“咯不龙咯咯”的鼓点，不禁使人联想起銀幕上的德寇的形象；他們嘴里唱着英国歌子，在我們面前通过，表現得很

注：代本——团。

得意。

披着人皮的畜牲

人民军队和人民是鱼水关系，旧藏军和人民是冤家仇敌；他们残害人民达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。一个旧藏军二等兵，人们见到他，就得端端正正站在路旁，哈腰致敬。在罗布林卡附近，经常可以看见旧藏军打骂群众。旧藏军出外“执行任务”，走到那里骚扰到那里，老百姓还得杀牛宰羊款待他们，临走还要抢财物。

他们对藏汉工作人员和“红领巾”恨之入骨，灭绝人性的残害他们。1955年初，我工作人员二人失踪，元月五日在拉萨河面找到两具尸体，后来查明是旧藏军干的。在拉萨，谁带红领巾或唱“东方红”，他们就认为是“叛徒”，不管是学生或是社会儿童，便立即抓去“惩罚”。

平时我们还可以看见他们军营中有很多女人，据说他们每个班都有三、四个“老婆”，这些良家女子被他们劫去，一辈子在痛苦中呻吟。

野兽们强奸妇女已经达到最无耻的程度，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众人的面前，都敢肆无忌惮地进行奸淫。罗布林卡周围的大道上，大白天也没有一个青年妇女敢在那里通

